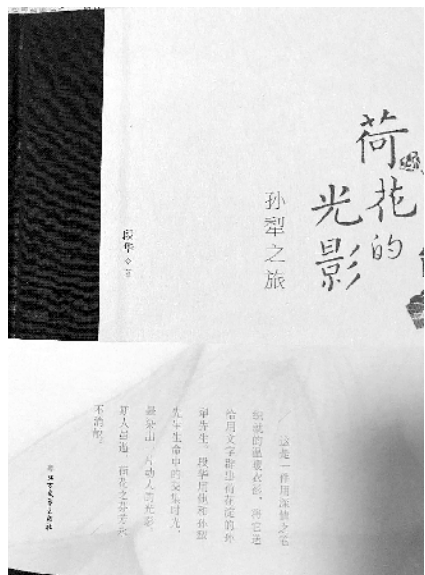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与孙犁相遇

——读段华新作《荷花的光影：孙犁之旅》

■董素芝

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因偶然在父亲的旧课本上读到孙犁先生的《荷花淀》，心中便有了自己的秘密和梦想。此后，他不停地寻找《白洋淀纪事》，终于在淮阳县图书馆找到了。当晚，他捧着这本书安然入眠。从此，这位少年便有了追逐一生的“孙犁之旅”。

这位少年叫段华，是《孙犁全集》、《孙犁选集》、《孙犁纪念集》的编校者之一、《孙犁年谱》的作者，也是孙犁先生的忘年交和铁杆“粉丝”。刚刚出版的《荷花的光影：孙犁之旅》是他对孙犁先生的追忆之作。

犁先生的大书小书，有几百本。有他自己淘到的，有孙犁先生赠送的（出一本送一本）。别人送给孙犁先生适合青年阅读的书籍，他也送给段华。而段华对孙犁先生的爱，就是一生走在追踪孙犁先生的路上，把收集整理孙犁先生的文字当作了自己的使命。

孙犁先生去世后，段华写下不少以笑以泪表达的文字。在《岁月深情长相忆——孙犁百年祭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人有生有死，这道理我懂；但事到临头，我却不能控制自己。想起和先生交往的十几年，以欢乐开始，却以这种方式结束，我觉得世事那么无情，人生那么无常。我终于泪流满面：

先生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们再见，我一定还要找你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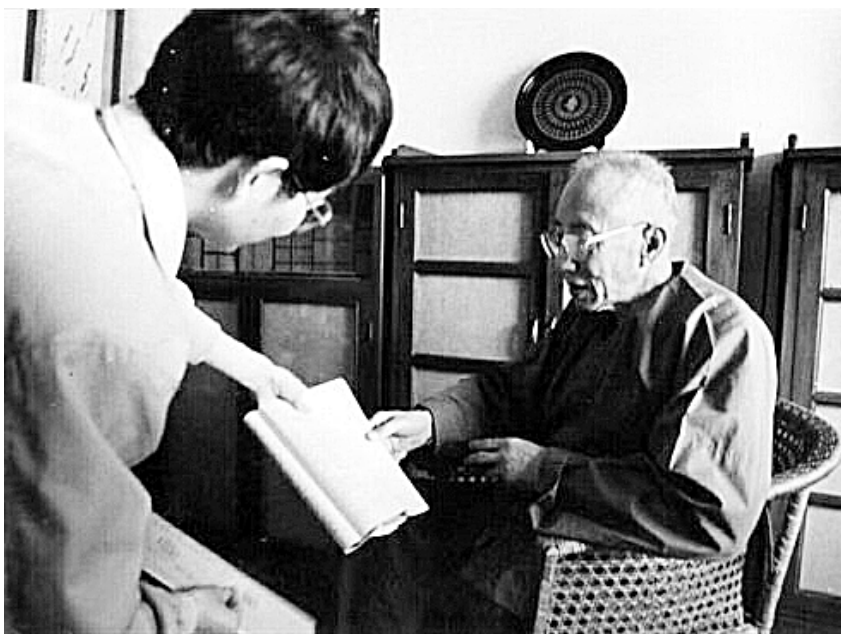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依依深情的一握》中，段华把自己对孙犁先生的感情更深深地表达了出来：“在这一刻，谁都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：孙犁先生睁开了双眼，紧紧地看着我儿子，他动了动右手，接着，颤抖着，颤抖着，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慢慢，慢慢，抬起了右臂，用他那写出不朽杰作的右手，努力握住了我儿子的小手，好半天没有放开……

这深情的一握啊！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，激越的情怀在心里奔腾起来。”

这些慢镜头般的文字，把段华的拳拳知遇心和眷眷知己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。

在长达40年的阅读中，孙犁先生一直是段华精神的支柱和支撑点。他高兴或情绪低落时，踌躇或脆弱时，都会去读孙犁先生，孙犁先生那娓娓缓慢的叙说，会让他的心情渐渐平复。他说，在孙犁先生的作品里，既有戈壁，也有草原；既有小溪，也有大河；既有霜雪，也有白云；既有低吟，也有呐喊；既有生活，也有哲学；既有严峻，也有微笑；既有沉郁，也有昂扬；既有人生，也有理想。与孙犁相遇，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事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段华仍然是人走在哪里，孙犁先生的书就带到哪里。2011年，段华作为援疆干部到新疆工作，长达6年之久。每每要穿越茫茫的大漠和戈壁，路途疲倦时，他便让司机停下来，从车上拿一块布挡住强烈的阳光，一个人躺在大漠里去读孙犁的作品。瞬间享受一册在手惠风和畅松涛阵阵之感，心灵也随之遁入明净的境界。



段华去拜访孙犁先生

“段华呀，你年龄这么小呀！”

孙犁老人的这一声感叹，暖化了这位痴情少年的心。临走时，老人拿出4本新出版的书送他，在上面颤巍巍地题字，得到赠书的段华本应欣喜若狂，但他却说：“孙犁先生的这个情形，我注视了许久许久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”

这一次相会，让这一老一少有了17年的忘年交。

段华是我的同乡。因了与孙犁先生的文学奇缘，和免试特招上南开大学的经历，段华一直是淮阳的传奇，也让当年同样是文学青年的我艳羡不已。高中时，段华比我低两届，交集不多，但段华的故事总在不同的时空飞来飞去，所以，虽见面不多，也像多年熟知，让我时不时对这个文学幸运儿行注目礼。

30年后的今天，当我在北京亲临《荷花的光影：孙犁之旅》新书分享会，打开新书的瞬间，心跳禁不住加快。在我心里，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籍，它记录了同乡游子与现当代文学大师的一段文学佳话和传奇，是一个少年作家对孙犁先生的追慕、思念和崇敬，也记录了一个文学青年与孙犁先生的友谊。

孙犁先生生于1913年，差不多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是战士，也是一个柔美的作家。他的代表作有小说、散文选集《白洋淀纪事》、中篇小说《铁木前传》、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等，笔下呈现了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战的画面和清新明丽的荷花淀风情。这个“荷花淀派”的创始者，让荷花淀因他隽永的文笔永远嵌在了国人的记忆里。到了晚年，他恪守“文学乃寂寞之道”的信条和文人“宜散不宜聚”的主张，有大量芸斋小说和散文、杂文问世，留下一个孤独思想者的背影让我们怀想。

在《荷花的光影：孙犁之旅》这部小书中，段华以细腻真挚的笔触娓娓叙说他读孙犁作品40年、与孙犁交往十几年的亲历亲见，记述他收藏孙犁先生诸多作品版本的经历和逸事，客观陈述与孙犁先生相关的文学史实、钩沉，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率真、可爱的老作家，一个晚年的孙犁先生。这个老作家说：“我的文学之路，是战争的路，是饥寒交迫、风雨交加、枪林弹雨的路。不是出入大酒店，上下领奖台的短促的路。”不错，从唯美的荷花淀，到晚年以散文笔法写下大量的芸斋小说和散文、杂文，这个以文学为自己一生使命的老人，一生都向真向善向美，他的文字一字一句，都带着正的力量，且无论境遇怎样，都不能改变他那颗向上向善的心。

而段华，小小年龄就被孙犁先生温婉细腻、缓慢的叙述风格迷住了，无可抗拒地走进了这个真善美的世界。和“荷花淀”相遇后，他出入于大小书店、图书馆、学校阅览室，寻访所有孙犁先生的作品，也希冀有一天见到他心目中无比伟大的作家。

1982年，段华在淮阳中学读书，从报纸上得知《孙犁文集》出版的消息，便省吃俭用几个月，邮购了一套《孙犁文集》。书寄来的那天，他得了宝贝一般小心翼翼地抱着书从收发室回到宿舍，他虔诚的样子多年后让同学们仍记忆犹新。一次，在学校阅览室，他读到《文汇报》上孙犁先生的散文《青春余梦》，就把自己的阅读心得写成了一篇小文《树与人》，很快被《中学生阅读》刊发。

1985年，16岁的段华怀揣着父母给的百十元钱到京津一带游玩，鼓起勇气拜访孙犁先生，年逾七旬的孙犁老人微笑着站在门口等他，“我的手和先生那创作过伟大作品的手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我感到那手的温暖……”

穿行在“孙犁

之旅”里，这个率真、刚直

的老作家让我时而严正思考，

时而会心一笑；时而心被揪着，时

而心头一热，眼含热泪。掩卷而思，

我也深深理解了晚年的孙犁先生，因为对作家风骨和品格的坚守，才有

他晚年不被人理解的是是非非。但

观其一生，不管他是柔情的还是

刚烈的，都自带着一种正的

力量让我肃然起敬。